

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

关于对外通商口岸的商业产业等以及诸缔约口岸省的形势及发展

第一卷——北方及长江口岸经总税务司通令发表

上 海

苏应炤 译

1. 商业和航运

回顾过去十年，一开始整个国家还处在从革命中逐渐恢复的时期，不但随处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场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的影响，而且为期长短不一的局部地区的争斗和骚乱，在好些年内仍有所发生，在此情势下，几乎不可能期望北海的商业会有什么显著的发展。真的，商品进出口额几乎年年如此，没有什么可庆贺的。1912年上半年末，这个国家的这一省区相当平静，商人们全面恢复经营，随之出现了一个商业复兴时期，并一直延续到1913年中。然而，就在这时，正当对复兴充满信心以及出现普遍增长的时候，叛乱再起，导致内地市场与外界一定程度的联系的中断。这年7月广东宣布独立，这在地方上引起巨大的忧虑。因为害怕由广州人组成的军队会撤走，这样一来这地区就只有仰赖盗贼的慈悲了——在这些边疆地区，一旦构成政权的军队消失，人们就只好听命了。商人们都停止了进口，赶紧把所有的钱运到香港。过了一些时候，危机过去了，不安和观望平息了下来，1913年就在商业继续萧条中结束。1914年以淹没三角洲的灾难性的洪水而著名，并以世界大战的第一年而永远为人们所记忆。这年3月，香港殖民政府禁止中国铸造的硬辅币进口，这给商业交易造成一些困难和损失，因为辅币流通在广东的这部分地区。由于北海口岸的市场和供应几乎完全依赖于这块英国的殖民地，香港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北海的商业起了败坏的作用。有时交易以现金为基础，信托中止了，直至这年的后期商业联系尚未恢复，以商品进行交换的现象又或多或少地重新恢复起来。1915年贸易有些改善，靛的出口有很大增长，外国染料高昂的价格使得中国最古老的产业之一的这种土产商品得

以复苏。这一年值得记下来的是自从本口岸开辟以来第一次没有鸦片进口。1916年的头五个月由于中国西南的政治动乱使得商业受到抑制,3月29日北海宣布独立,钦州~北海西北面约80里处的一个重要城镇被广西军占领,与此同时廉州在26日接受新政体。实际上北海并没有发生什么骚乱,贸易象往常一样或多或少地进行。然而中国银行本地分行的资金却被没收拨充军用。靛的出口再次增长,如果不是由于在香港和上海这些口岸积存了大量存货而导致市场价格突然下跌的话,增长本应更大。1917年对本地商人来说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年头,这一年没有发生任何地方上的骚乱,中国银行本地分行在10月10日重新开业。1918年总的说来也是令人满意的,这年靛的出口占了本口岸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一。到了7、8、9月份本地可以看到大量军队的活动,这是集结在本口岸的南方远征军。一时间引起很大的惊慌,然而这些军队的行为颇有纪律,惊慌不久便消退了。1919年1月至8月贸易异常活跃,许多土特产品的出口量甚至超过通常的好年头。其后由于香港价格的下跌使得贸易有所缩减,然而这一年总的说来是商人们生意异常兴隆的一年。1920年开始很好,直至9月份贸易活动胜过周围其它地区。然而其后的政治动乱却把这整个地区投入混乱之中。10月20日本口岸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商店和私人住宅遭到劫掠,一直到了这年的终结,人心才稍为安定。可是即使是受到动乱的影响,这12个月的出口贸易在许多方面却是令人满意的。是年沿海地区上下普遍拥护抵制日本货,这无疑具有重大的强制力。一些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极力劝说商人和消费者不要购买日本货,但是却存在着这样一种决定性的趋势,就是用涂改全部外部标记的办法,把这些日本货的来源隐匿起来,然后进口。1921年开始的几个星期,商人们还有些拿不定主意,到了3月本口岸的贸易再次充分活跃起来,然而,到了5月中旬,关于本省和广西的冲突迫在眉睫的传闻又引起很大的不安,进出口商人开始缩减货运,这种缩减在进口方面尤其显著,总的倾向是把在本口岸的货存量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在这同时,武装冲突连续发生,6、7月份尤为频繁。在此谣言四起之际,生意几乎都停顿了,本口岸及其周围整个地区处在极度恐慌之中。所有商店都持续关门好多

个星期，要及时买得食物都很困难。同时，数百逃亡的难民拥入本口岸寻求安全庇护，挤住在领事和传教机构里，达到使人讨厌的程度。不少北海居民则住到帆船或舢板上，抛锚在岸边，准备一有风声便立刻开动。7月2日约有800人的广西军悄悄地进入北海，广东军和民政官员已经仓促撤退。当广西军在梧州附近及其西面败退的消息传来，他们被迫同样悄悄地撤退到钦州，其后再回到边界的那边。那个时候管领北海的指挥官每隔几天就调换一次，人员便在北海和廉州之间穿梭般来来去去。其后，广东军回来了，商业才又逐渐恢复，这年的最后三个月贸易相当活跃，这个十年便是在本口岸的商业充满动荡之中结束。这年的后期土匪和海盗对本地区的袭扰较之往常频繁，使得贸易活动有些缩减。虽然贸易比前12个月要大，但在1921年的贸易中，收入对支出的百分比却有些减少，周转额的迅速下降的影响超出预料，这是由于本省的这一地区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遍地处于不正常的形势之中所致。靛再次面临外国染料的竞争，是年在这种商品的贸易上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这十年间本口岸的商业总的说来没有多大的增长，不过对某些商品来说却有所复兴，如前面所指出的靛，还有糖——这种产品有一个时期似乎到了被放弃的地步。猪——北海的特产之一也大量出口，在香港占有很好的市场，如果不是由于本地区的动乱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饲料的经常短缺，本来会有更大量的出口。很有希望的锰矿和煤的贸易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偿付采掘费的争吵而落空了。以北海为贸易中心的整个地区所受到的制约很遗憾地较以前为大，虽然一些产品的出口还比较好，但跟舶来的外国主要产品相比却没有多大增长。然而也不能说这十年是失败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北海的商业正处于我们所能期望的那种相当健全的状态。如果能有几年连续的和平时期，生命财产有较大的安全的话，商人们是能够在干好原来行业之外开创一些新的行业的，这样一来必然会使税收超过最后这几年的记录。广州人最为适宜于从事本口岸的各种商业，这本来会有一个普遍的增长，可是好多年来，本地的商业似乎是受到纯粹本地商人的妨碍，他们除了人数众多之外，就是经常保守得达到顽固的地步。随着

西江航运便利的增进，本口岸的商业就几乎找不到什么大的扩展了。只要本口岸获得出口来源的农村受到其严重牵制，就不可能有比现在更多的产品。要维持任何的增进，最根本的是法律和命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第二个李鸿章这样的人物。

关于航运方面，本口岸时时受到并非不重要的吨位短缺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要促进行驶在终点口岸——香港和海防间的货船得到较好的运费。1918年的一段期间运费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还提供一笔可观的贴水，以吸引航运。然而纵观这十年，香港轮船交通的无规律和不定期是受到抱怨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对出口商。公正地说，在北海也有很少的货栈和供轮船出口的货物，常常是从乡下刚一到达便恰好及时地赶上即将驶离的船只。倘若轮船由于某种理由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迟到了或是失约的话，那么船主就要承担一笔可观的保险金和费用，他也许不得不把他们的货物留在帆船的甲板上，或者不得已就放在岸上，直至另一艘轮船到达为止。结果商人们都欢迎这样的轮船，其运行的日程时间表是能够为他们所信赖的。1914年7月底德国船从这条航线消失，剩下英国和法国包揽了运输业务。1916年一艘葡萄牙轮船第一次抵达本口岸，在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功之后便退出去了。1917年有两艘小型轮船（法国的）到来——玛蒂(Marty)商行已在1915年底撤离，其中的一艘名为S·S·Kaiping的，虽然它是那样的小，却因它的航班很有规则而对本口岸的商业给予了无可估量的帮助。1919年总吨位超过需求，竞争激烈，运费等级极不稳定。1920年对本口岸所提供的吨位恰好足以满足需求。1921年5月，Yamashita Kisen Kaisha公司投入两艘足够大的轮船行驶于基隆和海防之间，把北海作为停靠口岸，按班期时间表进行作业。在写此报告的时刻，这些轮船正在定期地航行。据了解，日本政府每年都发给补助金。

内河船舶航运管理处于1901年首次在本地区办理运输业务，船只挂法国旗，登记注册的排水量是50吨，停靠的港口是安铺、龙门和东兴，可是不久之后便发现要靠近这些港口要求的吃水是如此之浅，因此对于这艘在航行中吃水较深的轮船的安全是不适宜的，于是便停止了行驶这条航线。1919年成立了一间公司，

使用一艘机船——船体是在本地高德木工场建造的，行驶于廉州和广西省的郁林州之间，到目前为止这项投资事业还看不出有多大成就。

地方关税和地方航运——虽然自 1901 年以来，地方税务署在北海海关管理下与数目庞大的帆船打交道，并处理了相应比例的贸易业务，但年度税收并不大，主要原因是经由此处出口的货物很多时候已经在其它内地税站（由省管辖）完了税；而到目前为止，经此进口的大部分商品则按照在本口岸开辟对外通商之时起便已存在的一项协议，北海地方税务署给予全部或部分免税。本口岸与廉州和钦州等内地市场的贸易来往频繁，而且时时有轮船从广州三角洲市场到达或开往该处，还与澳门和海口往来，偶然还有新加坡。大量木材从广西流放下来，人们会感到奇怪，怎么那个省份的树林总是砍不完的？然后几乎都是在高德捞上岸来。高德在北海东面约 3 里处，北海地方税务署在那里设有办事处。北海地方税务署的总办事处位于北海海关西面约半里处，在一个小湾上方，入口处由一大片沙洲护围着，办事处就建筑在沙洲上，沙洲上还轻巧地用木棒或竹竿支起建了许多土棚子。通常也是在高德建造着数目庞大的大大小小的帆船，还有货船。在北海周围的海面上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船只，那种老式的远洋帆船（头艕）偶然也是一位来访者。然而，最使人感动的也许是那种小渔船，象汤匙一样的船身，宽和长几乎相等，不大看得起眼，但它们却是适于航海的小船。它们的设计使人想起不太久以前消失的一种先期人类的柳条船。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那种与廉州及其以外地区贸易的又长又窄、吃水很浅的船，从这种船的大小尺寸便可以看到所通过的内地水路的特征了。最近测量过一只这样的船，其长度为 91.5 呎，横幅为 9 呎 8 寸，满载时吃水 2.5 呎。如象前一辑发自北海的十年报告所论述，本口岸所建造的一些商船和渔船，其构思会使任何一位欧美的快艇制造商感到振奋的。然而，用中央甲板代替背风面甲板的作法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取得很大的发展。

2. 税收

跟上一个十年（1902~1911 年）比较，由于鸦片的收入没有了，这十年的总收入自然显示了大幅度的下降。然而，如果不计及这种麻醉药的话，就可以看到

在所回顾的这段时期其平均年度收入并不比先前的年份（排除了鸦片）低很多。只要在相对和平安定的时期，而香港和上海市场对北海主要产品所提供的价格又使大量的出口成为可能，并因此而随之增大进口货物的购买量，那就无需要什么证据就完全可以信得过本口岸的收入不会比过去的年份包括鸦片税收的收入会低很多，有时还要高出其上。这十年间最高的收入在 1921 年为 115,692 两，最低的收入在 1917 年为 69,373 两。修订进口关税法在 1919 年秋实施，1921 年以进口商品数字为基础的计算表明，由于修订进口关税率而使得这一年的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八或十九。本口岸的出口项目之一的猪（几乎全部销往香港）就不是也从来没有由海关课税。现时这项相当兴隆的贸易（如在西江）要承担一项很主要的附加税，然而考虑到这些动物在香港的价格及猪肉的售价，这项生意看来是很有利可图的。

如上一个十年报告所指出，过境税并非北海大量税收的来源，这主要由于自本口岸开辟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协议（参看第 1 节“地方关税”），凭这协议大部分输往内地的进口物品不但免于地方税务署的课税，并且大部分地方征收的税款亦予免除。至于内地出口的征税，多年来是这样处理的，征收一笔对出口商不是那么有利的向外过境税。从 1921 年 3 月 1 日起，像其它口岸那样按条约许可的范围征收一项用于饥荒救济的附加税（为进口或出口发货商应付税款的百分之十），到 1921 年底收入为 9,582 两。本十年的开始（1912 年）经由地方税务署（The Native Customs）征收的贸易税收为 6,933 两，1916 年为 9,582 两，这十年的最后一年（1921 年）为 12,348 两，除去总数为 1,006 两的附加税。

3. 鸦片

1912 年北海的鸦片进口有很大的增长，这是由于过去从广州湾到达本口岸的这种麻醉药已经很少，海关已经加强了对该口岸周围的管理。1913 年又再次下降。1914 年从这种麻醉剂的进口征得的税款几乎没有。1915 年在本口岸历史上这种麻醉剂的进口第一次宣布为零。1916 年也是为数甚微，这年的早期进口的少量炼制鸦片是供鸦片专利局的，该办事处在 3 月底关闭。1917 年 4 月 1 日取缔鸦片的

合法贸易。可是现在经过了4年多的强令禁止之后，不得不遗憾地报告，关于消除吸鸦片的习惯丝毫也没有改善。真的，鸦片的公开消费是少的，但秘密使用（许多时候官府也是知道的）还在继续，秘密消费量（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土鸦片）是少的，如果也较公开禁止以前少的话。谁出得起好价钱他就可以买到较高价格的麻醉品；谁不想买那么昂贵的高级品，他也可以买到较廉价的；如果有谁只能买得起质量极差的麻醉品，那么他也可以从廉价的吗啡注射剂或吗啡制剂和类似的麻醉剂得到安慰。然而这种营业可能达到多大程度，这在本口岸邻近地区还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质量较差的云南麻醉剂比较便宜，有人告诉我这种土制鸦片现在是从海防或陆路上偷偷运进来的，每两(Liang)售价2.70至3元。尽管海关已经尽了所有可能的努力，包括每年销毁数以吨计的麻醉品，但单靠海关去控制麻醉品的进口是非常有限的。更令人失望的是麻醉品的消费量不但只有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下降，而且也不可能控制生产和销售这种土麻醉品不断增长的收益，不管是否公认，这至少是有时造成地方纷争和武装冲突的原因之一。

4. 货币和金融

关于本地货币方面没有多少值得记录下来变化，只有很少量的广州纸币在流通。在本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本口岸几乎都完全缺少这些纸币，主要的还是2毫（20先）面额的——1毫（10先）的很少——和铜先或硬辅币。本地市价几乎都借助于银币来确定，现时大银元的兑换价为1.10至1.18元。如像上一个十年报告所记载，与海关或中国邮政局进行业务交往必须使用银元。凡在本口岸出现的几乎每一种银元似乎都是流通的。你可以看到袁世凯银元、英国商业银元、日本银元和东京银元，然而其中很多都是用某些方法砸碎了的或是损坏了的，通常只能按一定的折扣进行交易。1921年行将结束时，碎银送到香港以相当可观的贴水进行兑换。其时也看到墨西哥银元，但现在本地已很少使用。

1915年10月中国银行在本口岸开设一个分行，到1916年3月29日中止了营业，同年9月重新开业，然而仅仅到了1918年10月，由于没有足够的业务可干又再次关闭。现时本口岸没有银行。有一个时期（1913~1914年）厘金局(the

likin offices) 和关卡 (barriess) 按票面值领受省纸币，虽然当时市价较票面金额低 30% 或 40%。在北海通常还可以见到一定数量的印度支那银票，但这只是在与东京 (Tonkin) (似指当今的越南，当时是法属殖民地，因濒临东京湾，故有此名。译者注) 处理问题时才用得着，或者当海关需要储存大量现金时才需要，其最常见的是较大的面额，100 元或 500 元。在香港的外国银行的纸币在这整个十年间时时都打很大的折扣，有一个时期其比率是 100 元港币 (Hongkong\$100) 对 83 元本地货币 (碎银)。

本口岸对小硬币的需要量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当供过于求时便向香港支付，同时由于政府对军饷等的支付又用轮船从香港和广州运来大量的小硬币，特别是当有什么军事活动的时候。有时候碎银是用帆船从海口运进来的，但这只有当在海口使用这些硬币较之在香港值钱的时候才会这样，从海口运进北海的银元大多数是袁世凯银元。

关于铜钱方面，在本地区曾经一度大量地使用，现时其地位似乎逐渐为铜先所取代。发行在康熙皇帝年代的铜钱，即称之为制钱的，曾经一度在这地区大量使用，它们至少含十分之六的铜，但现在好象已经完全消失了。有理由相信，每年有为数不少的铜钱被秘密偷运国外，即使现在也是这样。据说偷运的路线是先从北海用帆船运至海口，然后装上轮船。当然铜钱仍然在内地流通，但可以把握地说，流通到北海的铜钱几乎没有再倒回去的，代替它回流的是铜先。

5. 人口

北海及其周围任何较大城镇的居民的数字没有确实可靠的统计可资引用。

在 1892~1901 年的十年报告中引证了一位驻本口岸的英国领事关于“下四府” (即廉州、高州、雷州和海南岛) 人口问题的评论，“如像中国这样的文化，北海尚未能跻身其间，要比我在这个国家任何别的地方所看见的水平都要低。”虽然该报告的作者 King 先生所说的情形是在 1901 年，不过那时已经可以观察到出现了一个提高的趋势。至于欧洲人，对人民的风采总的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上面所提及的那位英国领事的评论在 20 年后的今天，看来要使北海的直接

腹地的商业得到大发展，首先必须提高文化，生命财产应得到较大的安全保障，还要把善良美德大加发扬。今天，即使在北海本身也还存在公开的掠夺这种恶劣的习性，驻本口岸的使节就常有这种体验。在北海及其周围地区的人口能够达到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同等水平以前，还要通过于劲、道德、知识或能力等途径去做大量的工作。

6. 水路、港湾、入口

冠头岭处于不规则的、平坦、沙质的半岛的终端，北海座落其北面。冠头岭靠近港湾的入口，白天进入的船只凭着它很容易确定位置而进入本港。然而天黑以后，横在入口航道的浅滩，又没有灯光，最后数目众多的沉重的渔椿几乎散布得到处都是，使得安全进入甚为困难。

外国型号的轮船的停泊点位于分别从地角和海关向北所作延伸线之间，锚泊地是良好的，港湾为船只所提供的广阔水域退潮时不超过 18 呎。港湾内差不多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是安全的，各个方面都有屏障，部分是陆地，部分是沙洲或暗滩。较深部位宽阔得足以停泊本口岸贸易上有可能需要的任何数目的船只。然而由于水的深度加深得甚为缓慢，轮船必须停泊在离岸很远的地方。因此每当恶劣的天气，刮风或潮汐，货物的装卸就会受到耽搁，不过，除非是强风天气，通常耽搁并不严重。

本地区的东部有一个石头埠港，其入口又浅又窄，然而在掩蔽得很好的港内却有很深的水。从这里出口食盐，不时地召来轮船装运这种商品。龙门港在钦州江和其它一些河流的出口处，吃水浅的船只可以安全地停泊在离龙门岛不远处。茶山靠近流向东兴的河流的入口，吃水达到 7~8 呎的船只大多数时候可以安全地停泊在其东南不远处，这个停泊点大部分为经常来往东兴贸易的帆船所利用，只有在春潮季节才可以从海上驶近东兴。

北海周围的整个地区纵横交错着为数不少的河流，虽然较浅，但其中许多——特别是在其入口处，广泛地航行着许多轻型帆船，运载着旅客和货物来往于北海和内地较重要的市场和城镇之间。特别是本地使用的或经由本口岸出口的木材

和竹子，主要是来自广西山区，它们都是由河流运输的（主要扎成筏）。

本节及下一节的情报是由港务长 H·Tjomsland 先生提供的。

7. 灯塔和航标

北海地区没有政府设置的灯塔，每当轮船在天黑后离开本港时，便从配置在右舷航标处的一艘舢板（由海关管理）上照射出电筒光来指示航向。指示航行的浮标只有 3 个，其中两个标明通过渔椿的航道，设在港湾西面尽头处稍外的地角村的外面。第 3 个固定在春潮期低水位时 14 呎水深处，指明吃水超过 12 呎的船只的东面停靠极限。1914 年 2 月 12 日一个 Aga 气体浮标作为右舷航标安置起来了，它能放射出玄妙的光束。但这并不能证明是一个成功，蓄电池的放电间歇不固定。这样当它于 1914 年 5 月 31 日在系泊处沉没后就不再继续使用了，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那一套，从那以后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已经商定了要用两个直径较大的航标代替现时的航标。一些船长跟我议论过，如果在涠洲岛（离冠头岭约 30 涅）有一座灯塔，那对于他们在夜间进入本口岸将会有极大的帮助，可是直到现在，官方对于设立这样一座灯塔没有什么兴趣。现时与本口岸贸易的大多数船只，对于现在要设立进一步有助于航行的设施几乎都不愿作出什么承诺。

8. 邮政和电报

承蒙本地邮政局长向我提供过去 10 年间中国邮政局的邮政业务的如下细节：“北海地区的邮政组织的数目现在有 83 个，本 10 年开始时是 51 个，自那时以来又开办了 5 条附加的陆上邮路，尽管遍及整个地区的连续的动乱，工作还是很正规的。新线路扩展了 1,075 里以上，或者说是 360 里；本地区正在营业的陆上和海上邮路的总长度现在接近 4,500 里及 1,500 里。自 1914 年以来，北海和广西南乡之间以及北海和陆屋之间白天和晚上都有服务。邮寄业务和包裹处理在这 10 年间增加了 60%（与 1902~1911 年这 10 年相比较）。同时省内和省际的汇款业务也表现了长足的发展。外国的汇兑业务在 1920 年开始办理，同年 8 月邮政储蓄银行开办。”

本口岸受到中国邮政管理处本地邮局的很好服务，对于邮件的投递和发送没

有什么可抱怨的。当然由于与外界的轮船交通极不规则，使得它有些困难，以致邮件的处理不可能如所需求那样迅速及时。

电报通讯维持在 1911 年那样的状况，即是一条线路通东兴，毗邻法属边界；另一条线路通西江，在那里接上通广州的广西线路；还有一条线路通高州，在那里再接上通广州的线路，并且通过海底电缆与海南岛相接。通高州线路的电线和线杆据说已经很残旧，处于很差的状况，因此电报几乎都是经由西江的线路。大陆和海南岛之间的海底电缆过去有时不能工作，可以这样说，要使本口岸的电报设施基本上满足需要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然，由于内战和洪水或暴风雨的损坏已经给予了补贴，但在写作报告的现时，最多只能够说北海的有关电报的服务过去有时是很糟糕的，从香港或广州来的电报常常要在路上很多天，而从北方发来的电报在途中耽搁大半个月也是常事。预告气象状况的电报经常显得特别迟缓，结果往往是坏天气已经过去了好长一段时期才接到作为预先警告的信息。有时候，特别是在本十年行将结束时，实际上本口岸与外部世界已处于隔离状态，尽管在电报方面那些中国人发送的似乎都能在较少延搁和没有残缺地到达目的地。

9. 行政机构、省议会

北海是在廉州的管辖下，廉州在 1911 年底是一个府，由两个县（即合浦和灵山）构成。然而新政体把这两个县分开来，每县设一个地方长官负责管理。隔邻的钦州地区在满清统治的日子里是一个独立的部分，称作直隶州，然而在 1912 年也同样被分为两个县（钦县和防城县）。早先，共和国司令官黄志桓由广州都督任命为安抚使，1913 年他由徐维扬司令官接任，所挂头衔是钦廉绥靖处总办。1915 年司令官隆世储由中央政府任命为钦廉镇守使，所有先前的官衔全部撤销。以后各个继任的镇守使把本地区的行政权力几乎完全掌握在手中，没有他们的批准就不能任命地方长官、警官等。可是在 1920 年当陈炯明司令官回到广东，镇守使这一职位便被废除了。先前曾经做过一任这一职位的黄志桓司令官被指定为善后处处长，掌管本地区事务，但其权力要较以前所允许的为小。负责巡察廉州、

钦州的道尹职位一直存在到 1920 年，但其后像全省的道尹一样被废除了。

1916 年有证据证明本地税收机关大量征税——其中一项是增加对酒坊的征税，这促使酒商停止营业，交还执照。反对课税的活动延续了三个星期然后才被取消。为了增加用于军事目的的资金，这年从 6 月到 12 月法律在全府范围放松对赌博的管制，这期间搞起了一批赌窟，到年底便又把这批赌窟关闭了，这对大多数居民来说解除了一个隐忧。1917 年 7 月又允许赌博，这年随后的时间里大批赌摊又到处可见了。1921 年夏天为数不少的赌馆又重开了一段时间。

1913 年 1 月省议会和代表大会的首次选举在高州、雷州和廉州三个府和钦州举行，这构成广东省的第六选区。

1912 年 1 月 1 日起本口岸官方正式采用日历，那年的 2 月 21 日新的五色国旗首次在海关升起。

如像过去那样，三点会在下四府具有十分强大的代表性，据说在较低的阶层中至少拥有百分之六十的支持者。

1921 年 6 月两广冲突达到顶峰，大部分时间里地方行政机构都十分混乱，只受到部分控制的军队到处都是，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孙逸仙博士（孙中山）在 1921 年 5 月当选为南方中华共和国总统一事并没有在这一地区引起什么激动，此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当时流传的关于邻省的动向的传闻。

在上一个十年结束时，整个国家掌握在军阀的手中，现在仍旧是这样，尽管官衔有了很大的改变。1902~1911 年十年报告的作者所期待的“全面的建设”，在写此十年报告的此刻看来要比任何时候都更遥远。好像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恰当的行政管理，一切都处在混乱状态之中，情况要比紧接 1911 年革命之后的时期还要坏得多。当一个人想到所忍受的痛苦和所蒙受的损失，这都是由于现存的政治秩序——或者缺少这种秩序——所造成的，他就想要知道由一个凡人充分行使他所掌握的权力——特别是在中国——去创建一个能够保证和平以及维持全国统一的行政机构究竟要多长的时间。

10. 司法和警察

建立于 1911 年并于同年 7 月开办业务的新法庭因革命的爆发而关闭了。审判厅至少在它建立的早期和地方官员一起连续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它并没有受到重视，其后就被革命的洪流完全吞没了。法庭在 1913 年重新开办，可是在 1916 年再次关闭，并一直维持到 1921 年 8 月。

北海的警察初次建立在 1906 年，上一个十年报告里曾经谈到，名义上由 120 人组成，其中 60 人驻在北海，30 人驻在高德，10 人驻在约 30 哩外的涠洲岛。城里的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制服的警察，但他们的存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们也没有“巡逻”的意思，好像是十分缺乏管理，即使是极其普通的效能也没有起到。其维持资金是通过征收房捐、猪捐和花捐而得来的，同时雇用歌女娱乐的主人，不管参加宴会的“花”是多少，要交 1 元给警察。然而纳税人也不会痛痛快快地就把钱交出来，警察收税时显得很滑稽可笑。是时候了，为了中国人以及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的利益，应该让有能力和训练有素的人来掌权，那种任命乳臭未干的青年人担任警官的情况应该终止。

11. 农业

这十年间虽然不时地有一些相对平静的时期，使得能够和平地耕作并获得各种作物的较满意的收成，但以农业为生的大多数居民却不得不经常地面临倒霉的时候。这十年的开始时期相当顺利，但持续的干旱影响了蔗糖的收成。1914 年洪水严重地毁坏了很多稻谷，因而需要从海防进口谷物。欧洲大战爆发后，氨尼林染料从市场上消失了，靛又兴旺起来，大批量生产又恢复了。1916 年 9 月的一场台风使稻谷收成只有十分之四；1918 年所有作物都获得好收成；1920 年秋天尽管军事活动频繁，据报告收获还是大量的。猪的出口在整个十年间都是令人满意的，除了 1917 年，当时出口数字下降到通常认为可以达到的数字的一半，由于饲料价格昂贵，先一年的流行传染病，使得大量母猪死亡，影响到仔猪的繁衍。这十年里猪的出口总数达到 203,307 头，1892~1901 年为 41,144 头，而 1902~1911 年为 124,780 头。据报告，1921 年 7 月 25 日的台风给一些地区的甘蔗田造

成严重的破坏，这年对农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年，几乎经常都有为数众多的匪帮出现，他们常常是无所顾忌地进行劫掠，而省与省之间的争斗则持续到这年的大部分时间。

如果能有几年的和平时期，北海的腹地无疑会生产出比现在更多的农产品来。北海位于平坦沙质陆地所形成的半岛之上，在其近郊已经进行了一些耕作方法的尝试，但尚未取得什么显著的成功，其土壤不够肥沃，而且灌溉困难。1915年在北海开始建立了农会，但由于缺乏资金，没有取得什么进展。1919年一所开发、垦植荒地的公司成立，称为“兴华种植公司”，可是就在这年的后期关闭了。

在一些地方种植了桑树，但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有人告诉我，蚕虫的养殖和蚕丝的生产在钦州近郊的小董似乎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那里生产的还是相当小量的黄丝是很粗糙的。就像在中国的许多其它方面一样，陈旧的栽培和生产方法据说至少是这个地区这种产业获得成功发展的主要障碍，而本地区的气候对桑树和蚕虫都是完全适宜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尝试以外，没有进一步的任何方法的试验可以记录的，农业就像本地区的其他事业一样继续沿着陈旧的老路走下去。

捕猎虽然不是农业，但在这一节里提一下也许不是完全不适当的。是采取严厉的措施以制止现时对幼鹤鹑、鹧鸪、山鹑、沙雌鸟等不分青红皂白的捕杀的时候了，这种捕杀在局部地区似乎整年都在进行，一年到头12个月内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活鸟。按照这样的速度，不用很久，本省的这部分地区的鸟类就会全部被猎光。捕鸟如果适当地进行，即是说只在一定的季节和有节制地进行，那么对捕猎者来说就能够维持年年都有保证的捕猎来源。如像本口岸的近郊，在一个时期内曾受到用枪恣意进行大量的游猎，现已成为不毛之地，就鸟类而论只有寥寥无几的水鸟而已。

12. 矿藏和矿物

1911年底本地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矿藏的开采，然而在1914年八角湾地区一处叫做那他(Nata)的地方发现了蕴藏有锰矿，由一间称作裕钦公司的进行开

采，样品装运到汉阳铁工厂，据报告供应是广泛的，但据说矿石含磷百分率颇高，这降低了它的价值。1915 和 1916 年日本船只来到本口岸装运矿石，这些矿石是给日本的 Wakamatsu 预定的。可是该矿业在 1916 年受到了挫折，只得关闭，直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该公司应付的采掘费问题的争执解决为止。矿石的价格是低的，而运费率从 1914 年的每吨 4 元上涨到 1915 和 1916 年的 6 元和 13 元，这就使事情更难办。据说该公司的资本太小，难以维持加在它身上的沉重负担。1917 年输往日本的矿石累计达到 45,688 担，并重新开采直到 1918 年底。然而由于税收增加的问题，该公司在 1919 年再次关闭。同时在 1920 年日本市场对于从北海进口这种矿石已不再那么需要。在本省的这一部分的好些地方蕴藏有煤，1914 年一所称作粤丰公司的获得在离钦州约 45 里稔子坪煤藏的开采权，然而直到 1917 年由于煤价普遍大幅度上涨的鼓舞才实际开始开采，所用的采矿方法是原始的。尽管运输费用高昂，煤还是以每吨 12 元从矿上经由北海装船。1919 年该矿的开采权据说以总额 12,000 元转让，随之用更加科学的方法进行开采，该年大量的煤据说用帆船运往广州——不经过北海，在那里每吨卖 24 元，其时该矿的日产量大约是 30 吨。随着更多的和平时期的到来，本省的这一部分的矿藏资源将会进一步地勘查出来，然而任何矿藏的开发是否会获得成功，除了要看满足省政府所要求的课税的能力之外，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开采方法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

广东的这部分蕴藏着大量矿藏，只是等待着开发和恰当的处理——根据已探明的情况来判断，这看来是极为可能的——对这些资源采取措施开发得越早，北海至少恢复到像前些日子那样的兴隆也会越早。省政府应给予资助，而不是用沉重的课税以及地方官员的敲诈勒索去使人沮丧。这种资助应普及到所有幼弱的企业以及那些虽然办了多年但凋萎得需要引导和帮助的企业。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有理由预期内地的生产——除了农业——将会极大地增长。对于广东的这个无疑地受到忽视的海港也会因此而相应地大踏步前进，就其地理位置来看，它似乎应该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

13. 制造业

关于北海及这一地区的制造业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广东这个口岸的居民们继续按照老一套方式生活，并没有进行任何新的尝试。在以前的北海十年报告中已经提及过的钦州的陶器制作看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反而有了很大程度的衰退。日用工艺品如茶杯、茶壶、小花瓶等仍然以相当的数量生产着，可是任何较为大型的或较为精细的订货往往就不一定能执行了。有人告诉我，这是使买主感到失望的一个原因。情况就是这样，这种陶器——朱古力色的——几乎就是装饰用的，而完全不是一种消费品，这是十分遗憾的。在廉州大量制作爆竹，该项出口数字在 1921 年显示的货运量达到 2,928 担，所回顾的这十年的头一年为 981 担。廉州及其周围地区也出产普通的陶器以及优质的屋瓦和砖。如上一个十年报告所提及，本地有一定量的棉布纺织业，还没有正式的纺织厂，但近年来建立起有 10 台左右的木制手工操作织布机的纺织业。有人告诉我，织布机是中国制造的，但按日本的模型，它们生产幅宽约 2 尺的棉布，每台织布机通常日产 40 中国尺（4 丈），也制造毛巾，以每台机每日 3 打的速度生产。据说付给操作织布机的纺织工人每丈布 10 先或每打毛巾 15 先。通常也可以在居民家里见到一台或更多台的织布机，由于过去两年来线纱价格下跌，在家庭中纺织已在这整个地区变得非常普遍。

这里谈论一下本口岸唯一的产业而且曾经是很繁荣的产业——捕鱼业——可能并不是不适宜的。虽则这项职业仍然为很多的人提供一种谋生的手段，但近年来出海作业的船只的数目已经锐减，经由轮船和帆船出口的咸鱼和鱼干也减少了很大的幅度。如果有更多的和平时间，这种产业本应有一定程度的复兴，但是我所知道的造成现时这种业务状况的原因是容许的课税太重，使得食盐的价格太高，限制了购买腌制咸鱼所需要的食盐量。海上有海盗，内地有匪帮，也都极大地阻碍了与广西进行的咸鱼的贸易——以前这是这种产业的主要销路。这后一种原因也许只是暂时的，但已有为数不少的船只和船员努力寻找其它的谋生手段，一些已经到海口碰运气去了。还有人告诉我，最近这几年在鱼商和渔民之间也产

生了一些麻烦。在许多情况下前者在每一季度向后者预支一定量的钱作为资本（无息），每次打鱼回来便勾销如许数目的预支款，每个鱼商通常借款给两艘以上的渔船。看来渔船都没有什么疑问地冒着海上劫掠的严重损失的危险按时出海作业，然而现已变得很实际的问题是一些渔船把他们的收获物在别处处理而不是在北海，然后向鱼商报告他们的收获物连同机器已被海盗掳去。这样一来猜疑便由此而起，鱼商不再愿意像以前那样随便地预支金额了。那些只在中国水域捕鱼的船只在本地产得所需食盐，先前到达 the new gabelle 捕鱼的，据说当局经常都可能供给廉价的食盐，但现在已不这样实行了。终年都到东京湾水域捕鱼的船只只得向法国当局购买食盐，据说现时价格甚高，其实按中国人的观点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可能在过去若干年来渔船习惯上购买超过腌制鱼货所必须的东京 (Tonkin) 盐，然后把剩余部分偷偷运回中国把它卖掉，渔民可以因此而获得很大的利益。现在在双方的疆界上当局都设置了警戒以阻止采用这些伎俩或是以付给渔民“附加收入”的办法进行的食盐走私，这些附加收入以前无疑是他们在北海的主顾所享有的。

大本营在北海的渔船的数目几年前估计约有 500 艘，在写报告的此刻已经下降到 300 艘以下。对这些渔船的适当保护将会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命运——这是极其艰辛的命运——不过如果我的情报是正确的话，在这项曾一度旺盛的产业能够再次达到前些年那样兴隆发达以前，看来首先要做的是要减轻食盐供应方面的负担。

14. 铁路和道路

本省的这个部分仍未有一条铁路，而许多设计线路诸如：北海、钦州和南宁之间，北海和靠近广西边界的灵山之间，北海至广西玉林，广州湾至玉林，广州湾——安铺——北海——钦州和安铺至汕头——所有这些线路，根据追溯到 1898 年的协议，其租借权仅出让给法国或法中辛迪加——在这十年间曾经严肃地考虑过的少数线路之一是北海至南宁线路。然而这计划中的交通工具还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变为现实，直至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这地区还要继续维持不让铁路贯穿相当

时间。据说美国 Siems - Carey 辛迪加获得建设由湖南衡州府经南宁至钦州的线路的租借权，但经法国政府说明后便放弃了设计。早在 1917 年一个测量队经过这地区勘测一条拟议中的从湖南株州到钦州的铁路线，他们的到达当时在这地区引起不小的激动，可是直到现在他们的劳动还没有任何结果。

与内地较为方便的交通无疑会对北海极为有利，如果建设一条铁路就有可能把现在从西江通道寻找市场出路的大部分产品吸引过来。然而，整个来看，本地区要在铁路方面实行这样的变革条件尚未成熟。还是保持着原来那种破破烂烂状态的道路显得较为重要了，不管怎样，等到内地矿藏成功地开发的时候，是必须要通过这些道路运输的。现在正在制订由一个中心连结若干地区的暂时性和实验性的轻便铁路的计划，可能付诸实施，其后再建成正式的铁路。然而本地区大部分居民都是从事搬运贸易，他们用马车、手推车或者肩挑，这些人也必须考虑进去，他们已经有效地反对在本口岸和廉州（约 15 哩远）之间搞汽车货运服务。这似乎表明本省的这个地区尚未开发到足以容许建设铁路的程度，除非经过若干年建设以后。还有一个经常性的问题，在中国不管那条铁路都要看是否能与虽然较慢却较廉价的水运相竞争，而本地区布满了大小河流，其中有许多有很大的长度可以航行。从地理上看本口岸比起西江通道更应该是广西很多地区产品的天然输出口，同时也很容易理解，作为那个省的出海口岸，它会很容易变成比现在重要得多的进口商埠（见 12 节）。

关于道路方面，现有的地图——可靠性很小——表明有为数众多的道路遍布这一地区。有人告诉我，这些道路的一般状况跟这个共和国大多数的公路相同，要不是到了非要修理不可的时候是不会有理人理会它们的，这种修理到时候也只是非常马虎地搞一下。到了雨季暴雨给这些不是坚固的道路带来大破坏，那些通行沉重的原始木制两轮牛车的道路就要比普通的道路修筑得更坚固。本口岸和廉州之间的公路不时进行过维修，但是就像本省这部分的许多其它事情一样，至少给人这样的印象，不论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如果没有资金，他们就没有任何劲头了。至灵山的道路在本十年的早期曾经维修过，但现在几乎糟得跟以前一样了。

归根结底，要对本地区承办的道路进行彻底的检修和保持良好的保养那就得付大笔的钱。今年（1921年）负责这一课目的一位官员对我提到他想要检查一下所有的道路，然而直至现在他好像仍然在那里期待，而并没有去检查。毫无疑问，至少对本地区的主要贸易通路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包括很广阔的地方——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将会促进周围地区的贸易。汽车不久就会出现，虽然无疑首先会遭到那些由于它的到来而影响谋生手段的人的反对，但到时候它必然要取代现时的陈旧的道路运输方法——它将以费用远为低廉而又跟铁路（至少在较长距离内）同样有用的方式出现。

15. 教育

一个人只要在北海或其周围地区哪怕只住上一个短时期，便足以认识到要使这整个人民提高到如同这共和国其它部分的同等水平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贫穷到处可见，虽然遍及整个中国的农民可以说都是极易满足的，只要他们能够和平地在自己的田里耕作，同时能为雨季的到来贮存一点儿食物，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本地区的居民其要求似乎比这还要低。交通工具的改善迟早会改变他们的状况，但现时他们中间对教育几乎没有什么要求。有人告诉我，父母们对教育显得格外漠不关心，人民看来普遍地缺乏知识，同样要比起在别处见到的人更加闭关自守。教会在促使较贫穷阶层接受标志社会进步的最起码的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已公认为失败了。虽然这地区有政府办的学校，但没有什么突出的权威，加上对学校教师缺乏激励和训练，已成为进步的严重障碍。可以肯定地说，1902~1911年十年报告的作者所希望的那种地方上的学习振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发生；同时教会的和其它的教育机关在这十年间也没有真正受到那些由于对他们提供了学习机会而获得利益的人的重视或支持。在那些能够方便地入学的地方，由于学习者需要很早谋生，结果部分学习者获得的知识不是很少便是极不完全。北海好像充满着无所事事而整天嘻闹的成群的孩子，他们很多人已经到了应该入学或是接受某种职业训练的年龄。如果内地较大的城镇在这方面也存在同样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地区产生许多土匪、无赖，或是形成一个厌恶任何不懈的努力（如果不是无

能)的社会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酒荼毒了不少人——妇女也不例外——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只要能够拿得出钱的人往往把收入的大部分花在每天的饮酒上,结果他们当然越来越穷。教育可以把这后一种弊病治好,只要它使人民从目前的“安于现状和对前途的漠不关心”的状况中觉醒过来。但是迄今为止,北海及这个地区人民的一般状况更加恶化而不是改善。经常闹独立和社会动乱,居民们看来已失去了许多他们在满清统治最后几年所取得的一些文明进步。经常调换和任命无能的官员——近期更是马马虎虎,以及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是使情况变坏的两个可能的原因,这些方面比作者早先居住在这地区的外国人便已经谈论到了。

16. 市政和卫生的改善、博物馆、医院

几乎完全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北海有卫生部门存在,虽然它还不像这个共和国的许多其它地方那样肮脏、多病。这个缺乏卫生管理、街道臭气熏天、居民较通常缺少卫生清洁习惯的城镇,每年都有可能发生传染病;也有靠着上帝的保佑而避免了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年份,但这并非由于采取了任何卫生预防措施所致。不过,在1918年对街道的改良进行了一些尝试,这在当时是作为那一年值得注意的事件而报道的,当时募集了6,000元,说是用来修理主要街道。可是这些街道现时的状况表明,好象其后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使它们保持良好的状况。还要指出,至少在这十年的终期,正处在市民争斗和不安的时期,街道的保养和改良,还有卫生方面,所受到的注意甚至比平时更少了。唯一经常可见的“清道夫”是猪,也许本地居民更多地感谢这种动物繁衍污物的能力而不是它清洁街道的能力。

最初创建于1909年的电灯公司在1919年由北海商人的辛迪加(联合组织)据说用15,000元所购买,对工厂作了一些改进,但是迄今只不过是得到了一个原先属于教堂传教会的附加的小机器。用原有的机器去点亮数目大得荒谬的电灯,所得到的光亮没有什么价值,侨居的欧洲人继续使用煤油灯照明。然而教堂传教会医院最近购得一台新机器以自用。1919年本口岸以内及其周围的地价大幅

度上涨。

关于本地医院已经在 1902~1911 年十年报告中讲到，这里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这两所外国医院——教堂传教会的和法国政府的，在这十年间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对伤病人的关注无疑对于驱散存在于本口岸及其周围地区的排外倾向——只部分地平息——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就在现在所回顾的这个时期的最后一年里，本口岸在大半年时间里没有一个有资格的医生在诊治，直至写此报告的此刻还是这样。

尽管这些外国机构对患病和意外伤害提供了免费治疗，但当家里有人患病时大多数人还是宁愿去请男巫。在北海男巫的服务在白天，或者更多地晚上。聘请男巫的耗费往往要比在一所外国医院的三等病房里一个月的住院费还要高出许多，而且他的频繁的锣声和号角声又是那些已经给他的咒语弄得夜间无法休息的人的一个极大的烦恼的源泉。遍及这个国家的其它城市都有男女两种巫医，可是北海只限于男性的巫医。北海是一个比较密切地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口岸，可是由于当地对于这种驱邪术的嗜好，甚至连普通的中医也较难以谋生，这真使人怀疑，在中国是否还有任何别的这样的口岸。

再讲一下关于市政和卫生方面。本口岸已开辟对外通商多年，欧洲人都居住在内，他们在很多方面与这城市关系密切，可是在诸如本口岸的一般卫生状况和街道的清洁管理等方面，至少在欧洲人居住区邻近，都没有采取外国的处理方式，也没有过尝试进行联合管理这样的办法，这真是怪事。由于缺乏卫生和警察监督，至少已经引起许多烦恼和痛苦，如果实实在在地采取联合管理的办法是完全可能制止这种情况的。就北海及其近邻的警察管理而论，无疑地可以引进一些外国的监督办法，这将会使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地得到利益，并会感到比现在这种情形更加安全得多。

17. 移民

这个项目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的，也没有得到有关移民方面的可靠统计数字。大多数到海外寻找生计的人们先到香港或海口，再在那里登上远洋轮船前往

他们的目的地。本地区在这十年间有好几年的动乱情势，这无疑是驱使好多人到各处寻找工作的一个因素。虽然登记在册的有二、三艘船应召前来给 Muntok（苏门答腊东海岸外面 Banka 的岛屿）运送劳动者，但没有企图以雇佣移民为目的的人来过本口岸。

本口岸关于女性旅客和小孩乘船的规章从 1889 年以来便强制实施，其原先的意图是要制止当时流行的对妇女的不道德的交易。该规章由海关颁布称之为“准许乘船规章”（申请乘船人要作出保证交外事局），然而该规章不但几乎达不到其目的，而且成为激怒那些真诚的女乘客的原因——还有她们的男性亲属，于是在省当局的要求下从 1921 年 7 月 2 日起废除。

18. 物价、工资

遍及全世界的物价普遍上涨并没有漏掉北海及这整个地区，而在所回顾的这个十年的终结时期，又记录下了生活费用的更进一步的上涨。这自然影响到应支付的工资，现时熟练工人所索取的工资至少比 1911 年多了百分之七十，而非熟练的劳动者也只是比这少一些。本地生产的商品像稻谷等的价格在这整个十年里根据它们是丰收时节还是歉收时节而有极大的波动，然而价格的趋势总是上涨多于下跌。与十年前相比较，在正常情况下稻谷的价格现在要高出百分之一百。不用说，重要商品的价格一直在大幅度上涨，例如煤油大有超出限度之虞，对于许多人的工资来说，除非物价比较低他们才有能力购买得起。课税一般在这样的一个幅度，比起十年前全面提高了百分之八十。

近年来中国人生活费用的提高从下面的数字看得很清楚，这些数字是由作家宝钧先生从他的私人家务账目中选录出来提供给我的，所有价格均为硬辅币。

		1917 年	1918 年	1919 年	1920 年	1921 年
		元	元	元	元	元
米	担	5.80	6.00	6.00	6.20	8.20
米 (2 级质量)	担	4.20	5.20	5.20	5.50	6.40
花生油	斤	0.14	0.16	0.18	0.20	0.23
煤油	缸	2.90	2.90	3.40	3.60	4.00
木柴	千斤	3.40	3.80	4.20	4.50	5.20
猪肉	斤	0.20	0.22	0.26	0.29	0.32
鸡	斤	0.19	0.23	0.26	0.28	0.32
鸡蛋	只	0.012	0.014	0.016	0.016	0.024
鸭	斤	0.17	0.20	0.22	0.24	0.29
鸭蛋	只	0.018	0.022	0.022	0.022	0.028
鱼	两	0.010	0.010	0.012	0.012	0.016
房租 (两房)	月	6.00	6.00	8.00	9.00	10.00

19. 饥荒、洪水、鼠疫、霍乱、其它流行病

如在本报告中别处已经记载的，1912 年由于持续的干旱，蔗糖收获量远远低于正常年景。1914 年是灾难性的洪水泛滥的一年，是年 7 月洪水淹没广州府和肇庆府，给许多家宅和村庄带来了灾难，还毁灭了稻谷庄稼。那一年后来又再次发生洪水泛滥，造成稻米奇缺，幸而从东京 (Tonkin) 进口稻米，改善了这种状况，那里有大量稻米供应。

本十年的早期，鼠疫和霍乱比往常发生得较多。早在 1912 年 12 月便已开始发生的鼠疫到了 1913 年 3 月发展得异常猛烈，到了 5 月才逐渐消退。死亡是严重的，本城镇的一些住宅区的居民几乎死光。不过从 1915 年以来，本口岸却不象过去的年头那样，很少发生这种自然灾害，虽然 1916 年 8 月发生的霍乱造成的死亡率是高的。1914 年秋可以看到在牲畜中发生的瘟疫所造成的破坏，这使农民受到严重的损失，他们很大程度要靠公牛进行耕作和拉曳。

1912 年 9 月 6 日的台风对本口岸的帆船以及沿岸的建筑物造成巨大的破坏，许多生命在海外丧失了。1916 年 9 月 8 日一场猛烈台风的中心从紧靠本口岸的地方经过，最低的气压计读数是 28.82 时，乡下的住宅遭到很大的破坏，然而北海

城镇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东南面高地的保护，受台风的损失较小。1918年2月13日下午1时20分（格林威治以东7个小时时区）可以感觉到地震，持续了3~4秒钟，不过没有听说受到什么损害。1919年8月23日经历了一场异常猛烈的台风，港内的两艘轮船被刮到岸上，不过没有受到什么损坏，事后就被拖下水去了。乡下人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他们的房子受到广泛的破坏。1921年有两场台风靠近或从本口岸经过，7月7日的暴风是一场十分猛烈的台风，造成很大的损失，然而在同一个月的25日的台风却是所记录到的最猛烈的一场，台风中心实际上从本城镇的上方经过，而当风向突然从东北转向西南的那一刻，气压计的读数为28.26时。许多本地的房子被刮去屋顶或被完全吹倒，欧洲人住宅区受到很大的破坏，墙壁整块倒塌，大量的树木被刮倒。这场台风的范围比较小，而由此引起的阵风不但更猛烈，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似乎较通常长。

20. 陆军和海军的变革

1915年关于云南不稳的消息促使地方上采取强有力的保安措施，其特征便是保安团的成立——经军事当局的批准，该团由商人和他们的雇佣者组成。这支一百人或者大约这个数目的军队装备精良，该团现在仍然存在。1916年巡逻艇小艇队从18艘减至8艘，多余的人员编入一个步兵中队，以代替已经派遣到广州附近的战事现场的正规军担任地方保安。小艇队过去一向主要是保护本地区与东京疆界之间以及濠洲岛一带的渔船，它的撤销很快就为海盗所利用，后来小艇队的船只再次增加到原先的数目。

由于现时北方和南方的分裂，地方军队和海军的部署跟其他地方一样，看来似乎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就如本十年开始时的那种情形。只要他们越早作出明确的决定，并把军队减少到一支足够实行管理目的的力量，则本省的这个口岸就会越早安定下来，并达到比现时正常得多的状况。然而需要一只非常强有力的手去结束现存的到处无法无天的状况，正是这种状况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和遭受巨大的痛苦，而且不论从那方面来说，现时的状况要比共和政体成立以来任何时候都更糟。

21. 地方报刊

这地区没有发行由香港和广州的日报提供新闻来源的中文报纸。教堂传教会的传教印刷所（在一个时期内它只限于刊印传教内容，但现在亦承办商业定货）从 1915 到 1919 年发行一份称为“觉民报”的周报，致力于报道从德文来源的战争新闻。该出版物每周发行约 1500 份，而且是免费赠阅的。

代理税务司

H·洛根·勒赛尔

(H·LOGAN RUSSELL)

1921 年 12 月 31 日于北海